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㬊悳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吉世琛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治道二

財賦

令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

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令上下置之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

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令一定其價安得不獘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盖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

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李丈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户數有限令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千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勝矣以上語類六條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

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

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

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顔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

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

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説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

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

事馬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井田類說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産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虚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

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獘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税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

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絶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産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来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

則屯田實邊最為寛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隠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内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荅張敬夫○以上文集二條）

賑恤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

聚壊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

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户冬間納還臣等申
府措置每石量収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
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
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収貯已將元米六百石
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户納到
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来依前斂散更不収息每石
只収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
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

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

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令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社倉勅命

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

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説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

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婺州金華縣社倉記○以上文集三條

學校貢舉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

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逺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

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

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獘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令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令科舉是也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會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来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来所作策論更讀不

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㝡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隆興以来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来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来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亷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亷恥一切掃除了却来說事功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

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令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

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

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以上語類九條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彜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

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淳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

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靜江府學記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

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送李伯諫序○以上文集二條

論兵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

可以主財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吴之徒必曰

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

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

少不得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

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數

十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計較近来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閒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

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寛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蓋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

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朝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徴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徴科官吏不得役使令徴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説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

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

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令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

言令兵政之獘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隷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

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隷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

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令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

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柰何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陜西者多知邊

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邵宏取泗州胡昉取海州唐鄧汝三州皆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吴

玠更要人錢敵騎来走歸矣

方臘起向鄰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必不戰而自平

李揖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税十年故從畔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伊川嘗說令人都柔了盖自祖宗以来多向寬仁不曽用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来靖康

時多盜蓋金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金人不来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

先生喟然歎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以上語類十八條

某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客邇江西頃歲

山寇出没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

廣之寇正亦類此某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與皇甫帥

聞汀寇甚熾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

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
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
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
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来官吏奏劾重作
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
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别致響應即支遣不可
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
即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

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令兵官統見令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閻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是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来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来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在

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扳之徒隷之中使捕小賊輙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令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虚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

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與林擇之

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汎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

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閒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逃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

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手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手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閒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强手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以上文集三條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

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

重大小而處之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寛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途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

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令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令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以上語類三條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

敎以人倫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敎而期於無刑焉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葢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

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説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盖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盖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徼

祿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延和奏劄二

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

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

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絶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寛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〇以上文集三條

諫諍　禎異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獘渠能言其獘畢竟無策

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

虗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

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

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

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

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以下論諫諍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

字

先生閲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歎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以上語類三條

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為

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效也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答呂

伯恭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静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説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他閒慢非安

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豪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黙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乎其有益耳

與趙尚書

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黄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閒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他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

者孰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答劉子澄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来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寛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閒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歎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廪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名致和平矣而閒者冬氣太温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

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與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

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黙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内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悟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閒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論禎異○辛丑延和奏劄一○以上文集四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論醫學附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閒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以下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竒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来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賦惟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来騷學殆絶秦黄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

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先生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卻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陳仲蔚問韓文禘議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皐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

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令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盖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

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閒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

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令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

先生讀宋景文張廵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

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脩改又言歐公爲蔣潁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稾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

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閒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

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

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来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来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黄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黄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黄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

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黄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

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曽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来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

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曰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曽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

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閒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

潔如此

南豐作宜黄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魯直

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

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别處去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

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来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令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

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翫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

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論南豐尚觧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

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滚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滚做將去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摸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

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来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来作詩亦然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容氣底亦如何

會長進曰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以上語類四十條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

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

答曾景建

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某者某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辭

富矣其主意立說髙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閒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强矣

答林巒

某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為貴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鬱

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来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蔵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跋余巖起集○以上文集三條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

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黄只是今人詩

蘇才豪然一滚說盡無餘意黄費安排以下論詩

選中劉琨詩髙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

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

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

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

張分明說出邉塞之狀語又俊健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

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説得這樣言語出来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

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葢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三篇合為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吕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

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韋蘇州詩髙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眞所謂顔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

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一二
爾曼卿胷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
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
有詩思便急歸擁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
而後成真是閉門覔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
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
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

有人過昭陵題絶句云桑麻不擾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来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古樂府只是詩中閒却添許多泛聲後来人怕失了那

汎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令曲子便是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

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

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

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

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

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裏鬧如何見得以上

語類十七條

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来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閒顏謝

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其不合

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答鞏仲至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

有用意於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窻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希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感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

同符片諸志毋勞事媒棲棲牆東客亦抱淩雲才○此病翁先生少時所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而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

而不失其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恵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説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哉

跋病翁先生詩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

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

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黄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答謝成之○以上文集四條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以下字學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昜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昜丣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盖以形聲別也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玉篇偏旁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别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鄒德久楷書大字令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是黄魯

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

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

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

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俱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

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

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以上語類八條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来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為弗又或轉而為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為苦走為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偶讀謾記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静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纎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廹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

者得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與 跋東坡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絶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跋朱喻二公法帖○以上文集六條

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

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以下科舉之學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閒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

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南安黄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来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

見那物事無際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禄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来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衮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

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

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

鄉曲閒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

說著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

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

至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

掀天底大事某看来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閒於那邊便自没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以上語類九條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禄使心不寧静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别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

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衹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工夫聲名利禄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顧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汹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閒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

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决擇而脩持耳答宋澤之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葢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閒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答宋深之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令

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答龔伯著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

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答陳膚仲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

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盖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令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慼者猶

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懐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来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

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

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禄廪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

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来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

某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

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

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閒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屬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下論醫學○跋郭長陽

醫書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

根於古詣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絶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騐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 送夏醫序○以上文集八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五